

全華叢書





香溪集卷十五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進策

節費

理財之要莫先於節費費不節而欲求財之豐是猶
因風縱火而望山木之叢茂不可得也臣謂方今財
用可省者

爲文具未深見其害於事也今興大亂之餘總核名
實正所先務設一職猶欲兼數事況存不急之官以
蠹無涯之費乎且官不必備惟其人豈惟三公哉唐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高宗謂曰得卿在中書固不藉
多人是中書得一薛元超餘可省也孫處約爲中書

以

舍人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是舍人
得一孫處約餘可省也北魏汰擇郎官唯辛雄等八
人見留餘悉罷遣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
事足矣是郎官得數人如辛雄餘可省也此豈非冗
官可省之明驗耶苟不思慎選其人第欲備官豈徒
無益而爲害實大昔人嘗謂天下財賦耗斲之者唯
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是以由
漢至唐征戰艱難未嘗不省吏員以救弊今官不少
省顧或益增之棲遲間曹而坐養資考者不知幾人

非勳舊大臣而安食祠祿者不知幾人取兵書饋檄
游走四方挾券自資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尸素竊位
以官稱行呼唱而不釐職務者又不知其幾人也此
非冗官爲無益之大費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將
以息兩國之患解仇修好而已故有掉三寸舌強於
百萬之師者末世和親之說用乃
卑辭
重幣奉野心之

和戎之使益出問遺之貨益多犬羊之貪求
索益不知厭封豕長蛇荐食益不知已朝廷何利而
猶復遣使乎臣觀漢孝文貽匈奴書其辭不過曰皇
帝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其遺不過繡袷綺衣亦緋綠
繒黃金犀毗等物耳然而賈誼猶曰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又曰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至爲流涕使誼復生今日見吾

中國金繒入虜廷者如此其腆虜人之凌縱如此其甚始將痛哭而未已也且朝廷於虜人往爲屈辱而今爲怨仇往者遣使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而今爲割剝百姓遠行貨賂以奉寇讎此非遣使爲無益之大費乎臣願省冗官之大費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費以賞戰士則不必商功利而用或幾乎足矣

議錢

錢貨耗乏爲歷世患有救其弊者欲爲重錢而病難

用欲爲輕錢而病盜鑄二者皆非可行於今者也思
救其弊莫若求錢之所由耗而圖之臣竊惟國家全
盛時諸道冶鑄歲供緡錢入中都官帑民家委積累
百鉅萬又常平儲資大郡無慮四五十萬緡次猶半
之大邑無慮六七萬緡次亦半之所至質朽庫府充
物時雖四方民財匱不給用然寶藏之官槩以天下
計之錢不乏也方今公帑旣虛私利又窶公私俱匱
不知錢何所積而至於此臣嘗求其故知錢之所由
耗者有五說焉運艘賈舶絕江浮海濤波覆沒一也

通都大邑火所延燒灼爍融液二也閭井習俗送終
含死瘞埋滋多三也幾事不密而泄之疆場者廣四
也禁令不嚴而破爲銅器者眾五也五者交耗故不
藏之官不積之民而錢日以乏將救其弊則當從其
耗之甚者而爲之禁令王師百萬或列戍或進攻皆
資錢以爲用則泄之疆場願詔諸軍各加禁察或可
以金若銀帛易錢費者量宜易之至若破銅爲器則
申嚴禁令當責郡縣力行懲絕昔劉秩謂銅之爲兵
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公

錢不破人不犯死錢又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陸
贄亦云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是皆以禁銅爲利太祖
時有司請行銅禁於江南詔除寺觀先有遺佛像鐘
磬鐸鈸塔輪火珠及民所常用銅鑑自餘銅器限盡
一月悉上送官給直市之敢有匿不聞論如律今儻
遵用是詔申嚴銅禁得銅必多可以廣鑄又自今無
復破錢爲器者錢何患不富乎然臣嘗觀漢章帝時
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張林言非但穀貴也百物
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爲租市買皆

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獻帝末不鑄錢久貨本不多且無增益故穀賤無已是古以錢少故物賤也今錢貨既乏而百物皆翔貴豈今之錢貨與古之錢貨異哉蓋穀甚貴之所致也東南播殖之利不加於舊而西北之人寓食於東南者益眾此穀之所以甚貴而未平也夫人視食爲命其於穀粟不可一日不求今也地之殖不加舊而食者益眾且穀所積儲皆豪民大家乘時徼利閉廩索價價脫不高廩終不發則穀不得不甚貴彼市百物者皆非不

飢之人固將量食費以取百物之直則百物亦不得
不甚貴此鑄雖乏而物不爲賤所以與前世異也今
欲百物賤則當平穀直穀直平則民費省矣且官收
私銅以廣冶鑄又平穀直以省民費則錢雖乏未爲
甚患善乎漢劉陶之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
人飢臣亦以爲當今不病錢乏病乎穀直之不平也

平糴

臣所謂平穀直者非欲嚴法密令以抑損之也蓋聞
食貨有輕重歛散之權有司失之則姦民得以乘人

急而專其利故曰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又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然則將平穀直使無甚貴則輕重斂散之權有司可不制之乎秦末豪傑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用以起富使當時斂散之權在公上則任氏雖有粟安得取貴直乎今莫若依倣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收斂散之權而制於有司使豪民足穀者

欲索高價而不可得則臣所謂平穀直之說也悝爲
平糴法觀歲上中下熟而制其收又觀歲大飢中飢
小飢而發其斂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
行之魏國國以富强壽昌爲常平法令邊郡皆築倉
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甚
便之臣謂宜酌取悝壽昌之說詔州縣各量所部土
地廣狹出穀多寡參以往歲和糴斛數制爲定額亦
視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歲西成亟行廣糴必以
時償民無得虧除及來歲春夏穀直騰躍則少損

時價而出之亦視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復儲糶
貲以爲當歲糶本其一則以待軍興之須如此則斂
散之權盡歸公上豪奪者不得固閉困廩挾所蓄以
邀重利穀直豈復甚貴而不平乎臣此所言其大畧
也若夫創制作法纖密之條所以周防利病者則在
有司熟講而舉行之或曰官自糶取與民爲市得無
擾乎臣曰民無抑糶官無強糶損價以便民得羨以
供軍上以豐蓄積濟饋運下以檢姦豪惠貧弱誠見
其利未見其擾也方之橫斂不猶愈乎曆德宗時陸

費以關中穀賤請和糴百餘萬斛可以減轉運又欲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灾州縣斗減時五十以救乏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三十以利農古之人未嘗不以歛散之權與夫平糴以利人爲意孰謂不可復行於今邪臣竊觀世之計利者類以剝下爲言所謂柄鑿萬端窮朝抵暮千按百牘皆取之民者也殊不知理財之義固自有不害民而利於時者唐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舉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第五琦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

賦而國用豐程異使江表調財用所至不剥下不加
歛經用以饒元琇判度支方蝗旱而不增一賦軍興
皆濟是數人者皆不取之民而財自足豈天雨鬼輸
哉亦得夫歛散之權而已然則臣所陳平穀直之說
豈非不害民而利於時者乎

實惠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
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効忠薄然則人君
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

馭以智者也彼烏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烏能無
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徇義烏能不
輕効忠烏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
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上下下猜阻
日以攜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常自謂以
誠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
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
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逋負

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文皇亦未免爲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改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逋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削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令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爲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掛墻壁爲也蓋有華

顛耆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
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
更易不一二歲眾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
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
生疑於前安可冀其必信於後中興之功尙勤聖慮
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
窶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餬口
旣迫於寒飢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
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鷄栖

豚豀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剥膚
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
朝廷何忍收毛銖之逋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
其橫被侵奪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
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於
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操瓢囊流轉爲溝中瘠而已可
盼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督欠之虛名爲胥吏漁奪
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爲貧民無窮之利况夫逋
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旣多終無可輸破數少

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賕謝杵請吏嘗雖毛銖無入
官者是又徒爲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
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欠可蠲除者自何
年爲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卽削籍後復責
償爲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霑實惠知朝廷赦令誠
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
哉

除盜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死自救攬金奪餉而不知愧

甚則羣行爲姦依憑狐邱棲宿兔穴此其爲盜蓋迫於不得已耳固宜綏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弄兵擁眾大而翱翔轉寇噬螫齊民小而攻據城邑鴟跖觀變此其爲盜又可闕畧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豪姦巨猾不惟闕畧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擁眾者相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馬旣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會從坐邀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許

惟懼賊心之小忤而不卽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
兵往往朝黃巾暮紫綬斬木揭竿之徒搢笏曳履鴈
行於士夫間國威不振無甚於此是以江湖嶺海跳
梁猖暴攻劫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
號中興顯顯爲古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
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
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
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能制自亡齊斧故
其弊流於後世有遵養時賊之譏唐肅宗時平盧裨

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其罪因授以旄節故其弊流於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況輕與之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誠啟姦之弊政也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

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爲戒而以漢光武
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之全身足矣
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息之陋
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
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
及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
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
可巢請爲是以時人咎攜爲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
度與巢也何以言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劇賊

耳寇賊姦宄堯舜之世且不免是歷古所嘗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寇賊而秉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恣肆則雖得旄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遵養姑息之陋者皆啟姦之弊政能革啟姦之弊政則除盜之先務也

香溪集卷十五終

香溪集卷十六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慎獨齋記

人藏其心至難測也飾冠衽巧進趨騁辭辯誰不欲使人謂己士君子也然而卒多不免爲常人至或陷於大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夫人之自欺殆非一物曉然知善之可好而棄弗爲是自欺曉然知不善之可惡而姑爲之是自欺實無是善而貪其

名是自欺實有是惡而辭以過是自欺知有是過而
吝不改是自欺實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實不
知行而徒欲有聞焉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
自欺言浮於行而言之不忤是自欺求諸人而無諸
己是自欺有諸己而非諸人是自欺其餘所謂自欺
之目殆未可殫言而遽數也而好欺者動欲飾詐以
欺人殊不知一日之間百念紛起所自欺者實多而
欺人者曾不十一又其欺人者必詭譎不情不情則
未能欺人而實先自欺也彼好欺者終以弗思而安

之得爲常人幸矣幾何其不陷於大惡耶禮記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目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旣誠乎中則心有自匿不

慊之微情呈露於言意態度之間自以爲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爲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居室也昔者海上之人每旦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以百數其父曰汝取漚鳥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蓋其有取之之心一萌於中雖不自知態度之異而漚鳥知其異焉心之隱微禽類猶覺之而謂人不我覺可乎是以古之學者皆知慎獨雖用心於幽闇無人之地亦必誠其意而未嘗自欺故

季札解劔繫徐君之冢樹而去曰始吾心許之矣豈以死背吾心哉夫徐君心欲劔季札心許之此誰得而知之季子乃不以徐君死背其心嗟夫世之面謾而有諾責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季子乎樂正子春之執喪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夫五日不食出於詭僞而非其情者子春其心知之誰得而知之子春乃以詭僞自訟若有莫大之悔嗟乎世之矯激盜名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子春乎漢第五倫謂

人曰吾兒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夫安寢而十往者
倫之詐不視子而不寢者倫之情其用心至微也誰
得而知之倫乃自以爲私而顯言於人無毫髮隱焉
嗟乎世之視人以詐而終匿其情者非自欺乎有志
於慎獨者不當如倫乎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
往鄰省誤着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
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闇室夫着屐旣過
誤又當暮夜長之不自言誰得而知之乃以侮闇室

爲甚負固欲自列嗟乎世之幸人所不睹而肆爲不
義者非自欺乎有志於慎獨者不當如長之乎歷觀
古之學者能慎獨不自欺其人固亦多矣而予獨以
四人稱蓋舉其有會於吾心者將書諸座右爲旦暮
起處之戒庶幾於前所謂自欺之目可以深思而力
去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夫不睹不
聞所謂獨也不睹則目無與焉不聞則耳無與焉吾
所謂隱微者雖吾耳目猶不得與是獨也是不可須

與離者也故夫不睹之睹不聞之聞有莫大之聞見存乎隱微而不可以言言則慎獨之學勉而精之豈惟不自欺也哉紹興九年六月八日記

養正齋記

門銘几戒古志士所以示微慎善自修也今人平旦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起則凌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彼且視一室如傳舍出而入而出耳豈復以古人

銘戒爲事是大惑也盈川虞唐佐堯卿從浚游幾十
朔矣願其中涪而外謹不異一日刻意問學知以領
畧爲務歲季謁歸且言平居定省餘暇立屋貯書以
學名之曰養正義取諸易覲擇厥旨使得持歸日暮
誦服爲不力不逮之警雖臥興其敢忘乎浚曰子志
如是其知門銘几戒意矣與放心不求而徒休其身
者大異其可無說以遺子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
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旣學
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

思而逐欲所以禍其主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是正性斃而後已謂天全而命之人當全而有之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則可以無愧於天此曾子所以終其身欲得正也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霜雪大摯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鷄鳴自如物一受其正性且不移奪人其可失正乎仲尼彖易於蒙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於頤曰養正則吉夫頤咀物養道也而蒙爲物
穉欲得其養又蒙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焉故聖人
以養正垂戒異卦而同辭見正之不可不養養之不
可不正也古之人欲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
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
所以養正而其要則曰先正其心夫童蒙未發心一
而靜自是養之雖幼而壯壯而老將不失其赤子之
心是可以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於海言水者必
期於海學未必遽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

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
子無謂養正爲淺事其勉之哉紹興十六年十二月
一日記

拙懶軒記

古之君子其持心也厚故未嘗廣己以自多雖至聖
大賢猶將退然自託於無能之地非其詭謙飾遜而
貌爲此區區也蓋不若是則不足以持盛德而守成
能故曰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毅
勇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陋後之君子則不然浮躁

而淺露言華而行伐造大足而好高著一書便欲得
宰相捉一筆便欲斷大事客氣虛張過自標置至有
大署其門者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嗟乎一
何古之君子忠厚退遜而後之人不長者若是其相
懸乎蓋嘗切聞之矣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
學如是是亦足矣足而不學則以爲無足學也能無
廣己以自多乎殊不知道之深德之奧學問之大曾
非揭流涉波者所能測知譬猶遡汭上下不出於絕
潢斷港則必以爲天下之水止是而已因又以爲天

下之觀水者舉莫吾若故侈然有輕天下之心試使
之浮滄江並溟渤渺瀰漫汗不見邊靡彼將眩掉縮
忸悵悔自失愧前所見自比於蹄涔杯坳之不暇然
則世之造大好高而過自標置者庸非不學之過也
哉歐陽使君我丈人行也守臨江廉以自持寬不苛
小民使其政以病丐閑旣得請來寓吾里之蕭寺闢
高軒游居其間而名之曰拙瀨浚觀使君耆年嗜學
旦暮黃卷卷之不釋而又短章大篇哦詠日富此其
勤且巧至矣猶方自托於拙懶將非審所謂學問之

大而內不自足且法古君子所以持盛德欲以矯世
造大好高之弊乎昔嵇叔夜自謂懶不涉學而博覽
淹該杜子美自謂老大意拙而詩窮天巧崔沔名室
以陋柳子厚名堂以愚今使君自謂拙懶正嵇杜類
也而以名軒又崔柳意也當使君之在臨江也軍書
方急元戎偏師鼎來捷至改轅而弭節者交午相望
凡輦車流馬資糧屏屨革角蕙秆椎牛割羊所以征
須百緒而官無儲錢待粟庫庾單匱一切仰取於民
不供則乏軍興箕斂則人告病於是而丐閑又使君

所以爲拙懶者歟浚旣登軒賦詩使君又屬以爲記
浚方鄙世俗浮薄而樂使君獨忠厚退然自托於無
能也不能無言遂書之

温州永嘉縣不欺堂記

令之職視他官最爲近民宵興具冠服坐堂上進訟
者而聽其要逮日入或不得休至以燈火臨事凡詭
情僞貌誣巖抵調之說紛汨於前姦胥甚之舞文法
以佐其譎加又令與賓客相對荅若將迓大官行李
出歸境上無虛日間省熟事則吏抱簿案袂屬以進

涉筆占押至千數百牘非甚競爽不能無勞以昏昏
則罔言面謾者益乘之令欲使人無欺其艱矣哉吾
兄茂安宰永嘉既踰年惠洽禁信門庭日靜以無事
致書香溪告其弟浚曰吾爲令不以能聞幸吾邑多
士鄉句俗無豪黠使猶竊稍食於此吾卽聽事之東
堂置几硯以暇隙棲息其處因名之曰不欺用自警
省是非求人不可欺惟吾心不欺而已子其爲我記
之浚曰吾兄撫千室如環堵治糾紛如寘掌使蠹尾
之吏自新雀角之獄不聞非不欺何以及此抑聞古

人有言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夫誠於此化於彼將不
令而民應之蓋有行乎令外者矣嬰兒生三月前軒
冕不知欲後斧鉞不知畏然而慈母之愛諭焉蛟潛
於淵其子迎化於高陵精微之感殆難以言論吾兄
能無自欺則宴坐虛堂如臨上官如面重客如前民
毗而後胥徒視一克念如諧羣言患一失念如耳道
謗不欺也如是則可以對越鬼神洞開金石況此民
其寧我欺乎昔人論三不欺優民不忍欺者切嘗評
之民不忍欺謂欲欺之而不忍是猶有欲欺之之心

蓋三不欺皆求乎彼不求乎此故雖善治如宓賤民
心之欺猶有萌焉彼其掣二史肘而責之書則已既
欺矣能使人無欲欺之心乎嗟夫精誠潛通甚於
叫呼欺不欺存乎中疑若沉阻未易鉤致而諭諸人
者焯焯不可掩昔者徐侯與管仲謀伐衛退見衛姬
而色動足高而氣強衛姬知其欲伐衛也明日見管
仲言徐而有慙色管仲知其舍衛也夫齊侯匿其情
密矣人則衛姬知之出則管仲知之由是以觀人固
不可欺而欲欺人者其不可尤也況將使人無我欺

又甚不可要在無自欺也審矣吾兄厚重簡廉政先
治己知心不欺不求人不我欺是自慊之學也於以
感人人將自化無萌欺於心者故浚敘所以名堂之
意併論三不欺與夫精誠之諭諸人者以爲記紹興
十有六年五月一日記

自牧齋記

永豐柴喆吉卿懷鉛束書來香溪從予游與之言物
理性命之學洒然以喜其有志乎治氣養心蓋拳拳
也旣累月告歸覲其親且曰喆不佞初不知學然亦

不敢一日忘所欲學他日溫清之間結茅爲齋以居
名之曰自牧蓋所欲學者也願覲一言以歸書之齋
壁用謹不逮是耳善誨於朝夕而門墻不遠也予應
之曰子知自牧之謂乎予將廣子意而遂言之易曰
卑以自牧此豈惟論交當世而已哉善學者尙友古
人於千載而終與之齊用此道也世之空腹自賢者
讀書未能斷句已下視服鄭殆十八九爲庸人彼惟
自處於庸人謂加於庸人足矣故廣己以自高然則
自高者廼所以爲卑而卑以自牧者廼所以崇吾德

也今夫登山者處己高矣仰而左右視則巍然崔崒者猶在其上焉爲學亦然賢如孟軻亦至矣亦且憂不如舜蓋古人之學不極乎至足不止宜其見己之卑而未見其高也子欲無爲庸人乎則宜法古人用心而思企之然後可以言自牧之道夫人之生固有物焉混然天成在善養無害而已自牧之道以禮制之懼其放也戒物之感懼其誘也居之虛靜之地欲其安也飲天和如甘泉味道腴如薦草懲忿窒慾如去敗羣致一不二如惡多岐勉之慎之曰自牧之自

牧繁久體正而肥益力不已充實光輝且將無入而不自得又豈復有牧之者乎能知此則自牧之學必以聖賢爲師仰大道之高邈方積跬而履卑眇己事之甚陋敢虛張而自欺顧吾子名齋之意豈有取於斯乎子歸矣持是說爲自牧齋記紹興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記

西溪觀魚記

西溪翁曉致長魚於范子受而羹之以侑晨飢飢竟捫腹放步於西溪之上時霜清水落風收不波潭光

空明杲日照映下見羣魚游泳殆可尾數差次隨續
東西自如范子顧而曰嘻向侑吾飴者非此溪之魚
乎胡爲困於溪翁自取脂鼎禍乎魚方潛澄淵浮淺
瀨隨至隨適不知身之爲水也水之爲身也魚之樂
亦至矣餌雖美其鈎實鉅何乃貪一豆之羶腐遂捐
清冷之適至於刳腹流腸鬢離鬣落糜於沸釜豈與
逐微名細利以失無貲之軀者同其迷乎吾於魚有
所感矣歸舍記所感將爲知幾者言之

香溪集卷十六終

香溪集卷十七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今天子紹開中興以至仁神武戢兵靖民億寧區夏爰建太學風動萬方文治焯然覃布遐濶凡雜州偏郡壯縣下邑庠校並設生員營宇務爲崇盛守長佐貳關決學政一或不虔爲不任職然以銅墨効官者責專而事叢不與他等自中材處之往往促束於文

符朱墨敲朴期會直罅補短救過不給其能以養士
爲念信乎必文儒而兼通世務然後能以化治稱也
括蒼吳君彥周爲龍丘宰旣蠲民瘼乃行視黌宇問
著錄幾人吏白廩米不繼士至潔腹誦經或不煖席
又負笈孳孳而它前令熟視欲議未遑也令君曰嘻
茲爲教本予後而弗圖是不知務其何政之能爲卽
日按取官廢田請於州以爲邑之學田歲制其收可
食數十士太守待制張公躋其意許之於是高冠侈
袂而抱方策者相與婆娑乎崇堂邃館商古今引仁

義縱雄辯而極理要終歲賴安令君爲諸儒賜其厚
矣哉令君以論秀登雋科爲文雅健意氣兼勝當官
猶嗜學決事得小間卽取插架書吟翫自娛休暇對
客於便坐卽之退然如韋布士雖劇談終晷不出文
字問世固有沾沾者朝解褐得名第暮已氣息拂霄
漢視窮巷士如土梗矣令君從官二十年而氣習不
異書生時則胷中所存有過人者宜其注心於學宮
勤如此也某客游邑境見士大夫若市里僑舊道令
君性資剛耿清操如冰雪秩行滿矣而理邑規撫不

變如始至自經賦外一銖一粟不忍橫索以彫其民
鋤姦剔蠹吏卒懲懼爲脅息股弁盜賊頑暴革心掃
跡蓋令君文儒而通世務知以養士勸學爲急故化
行孔易如高屋之建瓴水也邑士徐安節學職徐振
業等相與具敘田事本末謁記於某且曰惟我學子
伊昔羣萃糗糒不贍牽勉肄習百爲勤艱不克卒業
逮令君惠我諸生俾旣厥心惟問學是專修焉而安
以克力久邑人咸曰休哉我有子弟令君實飲食教
誨之惟父兄人知銜荷謂不可諉宜有金石刻丕揚

茂猷願爲志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某應之曰紀令
君實德使邑人歌詠以無忘厥休其寧可辭惟令君
養士士思所以稱宜觀夫自養者自養正則令君所
養正矣昔孟軻論養心爲大體而賤養口腹蓋是心
之大覆穹隆而載旁薄包八荒而函萬殊兼舉有無
一物莫之能外其與天地流通陰陽冥合者曾莫見
其形埒是大體也自養者善養乎此而無事於區區
之小體則令君與士子兩善而成宜記雖不文亦得
自託於不腐矧龍丘爲信安支邑之劇雅稱多儒今

復漸被於美化家修人勵將有秀民魁士比肩接跡
震耀於時以光昭令君之大惠顧不偉歟令君名芑
今爲左宣教郎紹興十九年夏四月壬申蘭溪范浚
記

三益齋記

學未極乎至足而止雖顏子不能無進況方有志而
勉於行者其汲汲於取友求益也固宜然人知得益
在友不知所以得益者實在我不在彼也昔者孔子
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以爲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闕之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
博自賢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予嘗論之世
故有虛驕傲誕聞見未毛銖而自大如山崖者矣或
指其微累必盛氣艴容辭以僞辯曰我何尤我何尤
則直者將見拒彼惟許身之欺也如是又必以人爲
欺則諒者將見疑其自視甚侈矣如馮夷未東傲睨
秋水必以天下之美爲不越乎己則多聞者將見陋
負是三失烏能受人善言將不得聞於耳雖得友猶
無友也故曰友者所以相有也然則直諒多聞之益

豈不在我乎哉予同郡陳九言叔永有志而勉於行者也家居義烏之菱塘養親讀書以三益名齋而求記於予九言予昆孫婿且從予學久因告之曰凡益之道非能贅夫固有而增多之也惟性至大初無限量益動而巽曰進無疆則凡德之裕皆所固有非僞爲也故易繫辭曰益長裕而不設益豈由人乎哉惟夫短於自知故友直不足於信故友諒末學寡陋故友多聞然卒所以得益者皆自得之信乎在我不在彼也今子和厚而修謹以明已事爲孜孜予期子免

夫三失而得益也用復告子以尙論古人之益蓋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古之所謂直諒多聞者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則得益愈大孔子嘗論直躬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論管仲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論多聞曰闕疑而慎言其餘又曰擇善而從孔子所謂直諒多聞者蓋如此而又謂卜商好與賢己者處端木賜好與不已若者處則曰商也曰益賜也曰損今子欲求三益友於斯世則甚難而尙論古人也又甚難皆當以孔子之說求之紹興十八年二月十日

香溪范浚記

存心齋記

壽昌邵恂子信與浚舅家有世睦焉因舅氏見予香溪留學於予居其趨向甚端其植志甚篤一日告予以將歸且言家之屋南有齋焉名曰存心觀省之餘當復習業其處敢問何修而可以存心乎予應之曰善哉問也昔者鄒軻言存心之說甚備予嘗索其指歸而知學之方試因子而妄言之夫君子之學本諸心心不在焉則視簡不見聽諷不聞此其於口耳之

學猶莫之入也沉窮理致知乎是以學者必先存心
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覺也覺由
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不存殆將晦昧
僻違觸情從欲不能自別於物尙安所覺哉此君子
所以汲汲於存心也然而人之念慮橫生擾擾萬緒
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觖望狠忿怵迫憂懼
與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汨亂變遷無或
寧止雖魂交夢境亦且顛冥迷憤悠揚流遁彼其方

寸蕩搖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
得則存其心者不亦難乎然心雖未嘗不動也而有
所謂至靜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
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靜者固自若也君子論
心必曰存亡云者心非誠亡也以操舍言之耳人能
知所以操之則心存矣心存則不物於物不物於物
所以異乎物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
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養以寡欲使不誘於外此
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

用能於勿忘勿助長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靜者此存
心之奧也然則存心可以已乎曰未也凡學始於存
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惟心之盡是無心也非無心
也無私心也是道心也道心惟微於是而精一之斯
可以盡性矣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
心心未盡焉非所謂無心未能盡心烏能盡性心未
盡焉烏知所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蓋心既盡而
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然則存心者

所以存天理求盡其心而已顏子拳拳服膺存心之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子之心之存也至於屢空則嘗盡其心矣然特屢至於空而未能常空爲其不違仁之心猶存焉耳心不違仁善矣乃爲空之累此毛猶有倫之謂也楊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雄徒知存心不知心存而未盡不足以盡性故以常操而存爲聖人事聖人者寂然不動從心而不踰矩尙何有於操存哉予故曰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此非子

之說也孟軻之旨也今吾子有志於存心是學之始而方求所以存之道是存心之始子其慎所存乎傳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蓋事物莫不然而心爲甚子其可不慎哉恂聞予言作而曰敢請志是說而習之子因爲記俾以歸勸之學也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

訥齋記

凡人在孩抱未能聲其意咿嚶終日莫喻所欲乳保教之語僅名東西則家人雜然歡笑以爲早慧言於

人何尤哉惟夫尙口飾舌夸華背誕譏議訾毀速累
召禍於是有三緘之戒故曰天生人使口可以言不
學其言不若狂然則人固不能無言惟言之慎而已
予兄子伯通家居南偏有齋焉名之曰訥求予言爲
記予多其知慎言也而樂告之曰華不繁者實必碩
流不寫者源必豐言之不出則積中之宏而深也固
矣惟古之學者用心於內深造自得默識神解冥思
慮於人與何暇事無益之言哉然則君子欲訥於言
不但區區口擇期無尤違而已今伯通也慈旨甘友

兄弟睦宗戚行身祇畏其於過言亦寡矣而拳拳焉
以訥爲務豈非有志乎用心於內故歟孔子嘗曰子
欲無言道至於無言至矣彼曾子之一唯蓋未免乎
贅況多言乎學者欲知無言之旨當自訥始紹興十
七年夏六月晦日

平堂記

代

法曹於州爲卑官而其責爲最重凡州之屬邑有大
訟舉以上府府有司師聽而成之報具而法曹當其
罪當平則執誅受杖俱無寃人一失其平則有吞恨

而死者此其爲責不已重乎竊嘗念刑者有成無變
君子於是乎盡心苟不用慎而濫爲橫人則豈徒得
罪於不可欺之氓人將必有陰禍鬼誅雖疾走而不
得逃者以災其身而敗其家此古人所以抱具獄而
哭者也漢虞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恕嘗曰于公高
門而定國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
庶幾乎子孫何必不至九卿經後有孫升卿位果通
顯升卿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爲朝
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爾二十

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嗟乎虞經用法
平恕六十年僅得一孫貴耳升卿一殺不辜遂受咎
罰其允如此得不銘丹筆以爲決讞戒耶某不肖來
爲永嘉法叅軍恪居惕慄所以奉三尺者惟謹念將
自飭卽便字而名曰平堂且道所以名之意後之君
子不韙是名則今日修椽大屋易爲馬廐車庫奴婢
室也必矣尙期有以辨予心者庶無廢於斯堂年月
姓名記

饒州浮梁程公生祠堂記

代

饒於江南爲上州撫封廣遠畫疇疎曠且當兵興人
力彫敝逋畝者眾地棄不墾脫小弗稔則市人菜色
越境逐食殆爲常俗紹興九年歲適甚旱粒米翔貴
人不奠處稚耄攜抱流穴大去官庾單乏莫克賑贍
吏視民散無可奈何冬十有二月詔以竹左符命鎮
江師閣學程公進職一等移鎮是邦旣下車條舉荒
政安集攜離噢咻撫字去者得歸居者用蘇招徠商
人艫艘尾銜穀粟全集園貯市積衍如年登民飽以
嬉破戚爲歡易羸爲充惟屬邑浮梁人獲更生皆曰

程公活我則相與謀繪公像建生祠於寶積佛廬供
僧祈福以報公賜某惟古循吏至行異績若大恩紀
爲百姓慕愛則爲生立祠宇如石相于公輩著在前
史百世稱詠其遺風凜凜可想見也然皆未若公活
千里饑人使不轉溝壑以死則民之戴德銜惠殆無
終窮過石相于公遠矣某於公爲門下士承乏是邑
樂與編氓均沐仁政且獲挹祠宇盛事敢記輿人之
詠歎琢諸美石揭於祠下昭示永永咨爾邑人過者
起敬祝以眉壽毋忘公恩

...

...

...

...

...

...

...

...

香溪集卷十七終

...

香溪集卷十八

宋范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書

寄上李丞相書

浚聞之昔者東周之衰王道雖微然朝廷公卿大夫
表著猶在列爵錫土之柄天子猶得而用之大而齊
晉秦楚小而宋衛陳鄭凡得百里而臣其民者亦莫
不有卿佐列位臺餽廩粟黃金白璧翹車高旌足以
來天下之賢能然而一時豪傑英偉之士類皆褰裳

提履鱗集霧會爭先擁篲於孔氏之門而惟恐獨後
若淵騫求由參偃商賜之徒其才皆足以佐天子而
立南面彼不之齊之晉之秦楚宋衛陳鄭以干說其
君又不從仕於周以徼一旦之富貴顧獨甘心棲遲
乎蒿廬壤室飲水捽茹無監門之養以飽其腹被褐
穿結無五兩之綸以華其身菜色當阨困窘顛躓矢
死而不悔何哉蓋士非狂惑鄙陋則皆欲有立於時
而流聲光於後世彼七十子者有聖人爲之依歸行
道守義相與樂其樂而忘其窮舉天下之富貴殆無

足與易者故夫七十子之所成就皆足以不朽上焉
者窺見聖域仰高鑽堅以窮探乎性命道德之微雖
魯彥之資亦皆深造自得終於易簣結纓泰然不動
其心以安於死下焉者猶能取休聲垂無窮千載而
下號曰孔門高弟想望風采而不可及嗟乎天下之
富貴曾何足以易此哉其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
戰國干戈之際而告不害公孫丑萬章輩亦皆捨所
謂縱橫捭闔刑名楊墨以求學乎孟氏當是時士之
挾縱橫刑名干說諸侯者無不釋屣而析圭解褐而

懷符一談笑而取客卿封君之貴高門大屋開第康
莊之衢持梁齧肥心謙意得朱輪黃屋從徒駕馭馳
驅乎秦楚齊趙燕魏之郊而不害輩獨去華榮就枯
槁捨眾人之所趨以求學乎孟氏其亦以軻爲道之
所在且足以託乎不朽也嗟乎自戰國以至於今千
數百載雖其間不無豪傑英偉之士出於寒素然不
幸而無聖賢爲之依歸要所成就其能如孔門高弟
孟軻之徒歟然亦幸而時有名人魁士爲一時領袖
者如李膺以節義顯爲世楷模被容接者有登龍之

榮四方翕然莫不奮迅感激波蕩而從之故東漢雖
衰而士多忠義慷慨解衣就鼎鑊摩頸伏刀鎖相牽
連趨死而不懼是雖無益於漢之存亡然振頹風起
衰俗於卑陋委靡之餘於名教亦不可謂無少助也
唐世人物視秦漢而下爲最盛蓋其始也隋王通以
儒術興於河汾學者戴經抱籍以從之遊如房元齡
杜如晦魏徵薛收李靖溫大雅等舉出其門而皆爲
王佐勲名卓然其後韓愈起文弊於垂微爲諸儒標
的有從愈者號稱韓門弟子於是唐之文章鬱然有

西漢餘風學古之士肩摩跡接繼愈而作爭以所長
焜耀於時此唐世人物所以視秦漢而下爲最盛實
通愈之力也往國家承平久天下無事士得沉潛學
問而又有韓富歐陽司馬二蘇諸公落落然踵起爲
儒先生各以所學收率天下之士或博約其人使知
所趨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是以天下之士
得所依歸益自懋勉磨勵以德行文學政術稱者藹
然輩出奮迹立朝咸能侃侃正色以忠節直道遠猷
茂業與夫高文大冊聲詩雅什爲國光華蓋亦有韓

富歐陽司馬一蘇諸公爲之依歸而已厥今世道艱
棘滄海橫流士之脫於犬羊憑陵豺虎噬食若戶賦
口歛誅求魚奪寒飢憔悴之餘其能志氣不衰自期
有立於世者蓋寡而又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類
多簡貴自尊非伊優面柔乞憐諂笑則無以辱流眄
而見甄錄彼耿介尙氣者使之呼吸折節而得萬鍾
且有所不爲其況攝纓束衽介徒隸而徒墻屏俯僂
偵伺以幸貴人一揖一顧彼且以爲殺身不足滅恥
是以浩然鵠舉惟恐足跡見汙於權門而有志濟時

強聒自任者亦且爲之前卻尢豫欲依世撓節則不能欲遺世遠引則不忍欲求所依歸則無有遑遑乎若迷塗冥行而無適從於斯時也士非信道篤自知明行藏自我不因人而作輟則其所成就殆未可知也嗟乎今世之士去孔孟遠矣而曾不得如李膺王通韓愈者爲之依歸一何不幸至此極耶然於此有說焉庶幾有以慰天下士大夫之心蓋以爲閣下勲德甚高而名塞天壤士之仰英風望餘光者冀一見有輕萬戶之心得一言若九鼎大呂之重誰不願遊

閣下之門以自託於不朽閣下所賓接固亦多矣儻
復加之意焉而畧勢位躬吐握以一變近時公卿簡
貴之風均禮寒素開納後來或博約其人使知所趨
向或借之清談緒論以成其名將見天下之士褰裳
提履爭先奔走以閣下爲依歸雖易之以富貴而彼
將有所不願士非狂惑鄙陋孰不捨眾人之所趨而
委心乎閣下者閣下方將復執大柄佐吾君撥衰戡
亂則必有奮忠義立勲名者出爲朝廷用閣下貴隆
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伴實今宗師握

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
於文錄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媿乎前修也後
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爲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
馬二蘇之續不其休歟浚抑嘗聞侯嬴欲就魏公子
之名而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使人知公子爲長者
能下士漢王生於公卿廷會時使張釋之結韉而曰
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韉欲以重之汲黯
與大將軍抗禮或說黯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
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

愈賢黜故夫以貴下賤者古人以成名今人以爲恥
古人以爲取重今人以爲辱今之士未必賤於侯嬴
貴人其能爲之久立車騎市中乎今之士未必不賢
於王生貴人其能爲之結鞶於廷會時乎使今之士
與貴人抗禮貴人其能賢之如大將軍之賢汲黯乎
必若以謂是非聖賢事爲不足算則周公下白屋固
有執贄而見還贄而見修禮貌而見與欲言而請畢
事者越千人而不倦然則近時公卿簡貴自尊之風
不及古人遠甚誠願閣下矯其失曠然大變之也方

今強虜鷓峙神州陸沉人墜塗炭骸體僵暴於原野
稚耄流穴於道路聖主嘗膽九重之上臥不安席疆
場日駭近以江介爲守荷戈挺刃乘鄣望候之士懸
命鋒鏑甲冑孕蟣虱而不得欠伸於菴廬之下義人
志士傷時激烈酸鼻落涕吟嘯扼腕正聖哲馳騫履
遺弗取之秋公卿不於此時倒屣走迎國士傾身接
納與共謀所以批患折難廣地強國尊社稷顯宗廟
致主庇民之至計顧獨坐養威重留賓滿廡夷俟踞
見至有盥頰宵興昧旦守門見辭闔人足趨起而不

得前者悲夫士固蒙恥冒詢極矣而公卿之拒人卻
客亦已太甚是何足以傾天下之士哉一旦秉成當
軸坐廟朝進退百官知所謂棟下有柱柱下有石石
下有土求其人而不得則坐誣一世謂爲乏材如李
吉甫之爲相自謂後進人物罕所接識懵然莫知能
否其亦簡貴自尊之過也故曰士不預備而熟講卒
然君有問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
憚煩今天子側席竦意注想閣下甚眷而縉紳君子
逮於窟穴黎庶莫不引頸傾耳望閣下復相如望歲

焉浚故願閣下均禮寒素而加之意益務開納以爲
逆歸鴟閣棟下柱石之用伏惟高明察浚之所爲拳
拳者皆海內公願而當今主盟吾道之責閣下其實
當之又以浚身賤遠不得走伏墻仞再拜下風以控
此區區之說也而寓其誠於書進越是懼併祈閣下
恕之

寄上富樞密書

浚不肖伏食蓬蔽慕仰閣下盛德願望威重有年矣
屬趨行馬之扉僭納里刺屢獲侍杖履而聆謦欬慰

釋鄙心殆若所謂受教一言而七日不食如饗太牢者幸甚幸甚雖然浚固有所慕仰而非敢以求知也今閣下乃有意欲以小人姓名塵於薦書聞命悸悚不知所爲旣愧淺昧不足以仰承特達知遇又切歎詠閣下大雅宏度其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也浚聞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而士則以自鬻爲醜抑嘗怪近時公卿大人不俛眉下士類多簡棄寒素莫之省錄狂生賤儒習爲躁競望高門而走謁遽蔭戚施以期一顧一揖而終不可得是先達者未嘗求士於

後進而後進者顧獨求知於先達也逆施倒置聞見
稔積漸靡成俗視爲當然此後所以閉關窮閭無足
跡於通貴之門雖藿食水飲而猶守愚抱拙不之改
也閣下以耆德碩望輔天子中興歷揚華塗入柄斗
樞所以薦賢助國者不可指計今茲均佚琳宮以接
納寒素爲孜孜愈益不倦士之躡履墻屏欲瞻輝光
希獎飾者亦多矣而清談緒論獨見及於守愚抱拙
之小人此非將以厚德鎮浮俗移澆風故歟昔人謂
救漸靡之弊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然建

明之閣下於今其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也固可以
鎮浮俗移澆風則今日蒙被盛意豈惟小人之幸將
天下寒素實幸也然顧浚材智朽短有所不能爲者
念當仰辭嚴旨而惕焉恐懼不敢遽前謹先緘牘粗
陳其愚繼將走伏鈞屏舒叙微臆以祈大君子幸察
儻閣下不遺鄙賤終以浚爲可教則庶幾獲偕賓客
後陳時一進見於館下以幸道義之餘誨雖尉薦嘉
命不克謹承於今而寒微之蹤固猶出入門下他日
苟可効心畢力以報國士之知者敢不自竭伏惟閣

下原其悃幅非詭辭爲解也曲賜昭亮而容允之旨
瀆鈞嚴無任皇灼俟命之至不宣

答徐提幹書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貺華翰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
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
解竊獨有志於學嘗以爲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
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卽遺經所傳以求所不
傳之妙尙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爲論語一書記孔
門格言善行最爲本眞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

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
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蔕窮人穿隙
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爲朋友言
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
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
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尙以好
修取譽爲極致以辭章記誦爲要務語以聖經性命
道德之說能知而不嘸然陽應者鮮矣以爲是而洒
然入焉者又加鮮矣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會於言意

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之難知也由
此道而知之者爲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
最純然其用心勤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
翱從韓愈爲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
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
愈所不逮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與
人言未有是我者是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尙論
古人眾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爲中
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

亦莫之知也。翹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翹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翹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己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於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面屢款，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之明白不

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
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墻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
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
繁言以瀆左右悚忤惟深

荅胡英彥書

英彥足下欽耳妙譽未接姿制遠蒙書貺勤懇荷厚
意至矣雖過相推稱皇愧不敢當然以足下論學問
師友之說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
望歡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

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
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爲彼爲此也豈復以
禮樂之問爲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
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弘終不掠所聞爲己
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眾如百川之宗溟渤
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虛心款叩若初未聞
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
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
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

己有教誕虛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爲知其肯下
氣諮事於人乎往往暮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
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
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
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
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
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
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
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

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
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
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
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爲
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爲已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
俯仰父子之師也棠棣鄂華兄弟之師也鳥嚶其鳴
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
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

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不撓
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
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
而知持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使退之明此
義必不爲前言自處於弟子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
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
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
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
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

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
聞知親帥而求友相與講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時
正沍寒不審起居何以無階良覲伏冀以時爲器業
有重人還遽甚上狀率畧悚仄無已因風幸時寄聲
不宣

上婺州周侍郎書

後聞古之人闔戶高枕與被髮救鬪者同道蓋君子
出處初無二致用則出不用則處其處也學以爲己
其出也用所以爲己者爲人此豈二致哉自古人之

學不傳士以出處爲異道故凡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自以爲無用於世莫或知之夫人不己知固守道者所不屑然公卿有位取人失之窮則吾道之不明豈不益甚矣乎浚也至愚身處賤約自視淺陋無以偶世俗未嘗妄意人之己知不謂閣下過聽賜之珍緘獎與問遺禮意甚眷此人必有以浚欺閣下者顧浚詠慕賢德雖久而未有足跡於賓序乃蒙殊知若此信閣下取人之道與世之簡棄寒素者大異矣是用進伏於門牆願望德容以慰區區仰止之心此非

以受知門下爲己私悅也以謂閣下取人之道如此則凡幽潛遠隱之士益自信其所守且使世之人知居蓬衣白閉關屏跡者其所守固自有在未爲君子之棄也吾道之明其庶幾乎恭惟閣下以天子從臣殿此名鎮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安田廬門不施吏席惠化洽矣而又增治學宮教育士類且將使浚預講說之末此實閣下力振吾道加意甚厚浚雖不獲承命然益知吾道之明繫閣下是賴則浚之蒙知豈特爲己私悅乎此浚所爲進見之意也

答姚令聲書

得足下去月尾書辭意良勤系念雪釋曠然以喜然
寒溫問外首及妄人假僕姓名和元祐賦鋟板散鬻
若欲僕亟圖自辯白者此足下愛之深也僕亦聞諸
道路謂僞和賦集頗已流布僕固陋甚妄人又欲以
此浣衲之是支離寢醜而更蒙不潔也然似聞所和
賦無一語可讀者審爾則不待家至人論苟一寓目
必洞其妄世言薺芑亂人參蛇牀亂薜蕪蓋惡其似
耳使僞賦誠無與鄙文似則恐未能爲我挽也其又

何辯足下閱古今名人鉅公所爲書若集多矣僞妄
增加者往往有之况僕眇鄙橫被沲嶼又胡足多怪
唐元白詩爲時人繕寫模勒銜賣於市井甚者至有
盜竊姓名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今僞賦自
爲一集不以僕文參之則無雜亂間廁之患其爲盜
竊姓名甚易見也然傳聞失真翻轉名實古人所歎
近亦嘗白官司移文建陽破板多矣前散鬻者人得
之當卽以供瓿覆藥楮有不得其詳者足下以是告
之

香溪集卷十八終

古人我公為書卷終定謝

之當也以此地隨處樂林... 其情者又不以... 設亦嘗自百... 文義... 終矣... 前... 古人... 深... 各... 具... 具... 具... 出... 然... 齊... 國... 亦... 其... 誦... 誦... 各... 實... 古... 人... 况... 獨... 一... 其... 亦... 以... 對... 交... 逢... 之... 阻... 難... 堪... 瑞... 間... 興... 之... 忠... 其... 為... 益... 隆... 厥... 矣... 亦... 未... 自... 甘... 醉... 滿... 間... 興... 無... 而... 奈... 何... 今... 則... 想... 自... 吾... 天... 日... 德... 無... 和... 人... 辭... 宴... 射... 雖... 南... 賈... 氣... 雨... 共... 甚... 香... 至... 自... 飲... 賦... 皆... 到... 封... 首... 之... 民... 猶... 如... 福... 壽... 好... 必... 如... 又... 賦... 賦... 終... 以...